

儿时的年味

许健辉

年的味道,总是从儿时舌尖的记忆开始。

小时候住在乡下的外婆家,一家人的生活虽然清苦,但过得有滋有味,现在想起来感觉特别温馨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少见荤腥,胃里整天充满着对食物的渴望。一到过年,漳州阿舅就会拿着一年省下的几斤肉票去买肉,然后拿回家。这些肉是阿舅自己舍不得吃留下来给我们的。这是我们家过年中最好的食品,母亲会将肉切成小块,用猪油爆香,再放上盐,淋些酱油,洒点红糖。经过一番的熬煮,一碗香喷喷的卤肉就做好了。在我的记忆里,这种卤肉就是食物中的极品,那种味道,至今记忆犹新。母亲还会把剩下的猪肉分成几份,用盐腌制成咸肉,这些咸肉是过年后一家人的念想。

外公则会划着他的小舢舨到南港去捕鱼。外公的小舢舨上捕鱼工具应有尽有,每次回来都有收获,虽然不过是一些小鱼小虾。外公都会亲自下厨,把那些小鱼小虾用微火焙干,然后放在筛子里晾在阳光下晒成鱼干,过年时,这些鱼干就是我们的美食佐料和下饭菜。

外婆也没闲着,会在过年时买一些跳跳鱼。这可是好东西,在那个年代,跳跳鱼可是滋补品。奶奶将跳跳鱼用海盐腌上,然后把鱼平铺在锅中,用中火将锅里的水分收干,将油沿锅边慢慢倒下,把跳跳鱼的一面煎得发黄,再翻另一面继续煎,等两面都煎得金黄,一盘极品跳跳鱼就出锅了。这盘跳跳鱼是外婆给姐姐的专属品,姐姐是家中的独女,备受宠爱。姐姐把极品跳跳鱼当点心吃,不过,姐姐会把



跳跳鱼分一些给我吃,那一嘴留香和姐姐的爱至今让我难忘。

外婆还会拿着父亲发的供应票到村口的供销社去买一些“钱盒”,当时我不懂“钱盒”是什么东西,就吵着要跟着去,外婆拗不过我,就带着我去,到供销社一看原来“钱盒”就是一些香酥花生、鱼皮花生、咸枣、冬瓜条、瓜子,这些可是小孩心心念念的零食。可外婆说,这些东西是用来拜年的,不能吃,否则神明会不高兴的。我只能

在一旁默默地吞口水。

家中最忙的要数父亲。过年时,我们家还有一道必备的菜,就是石码五香。父亲可是做五香的好手。临近春节,父亲把母亲腌制的咸肉拿出一点,剁成肉丁,把洋葱剥去外皮,也切成了丁,然后加入番薯粉,放点白糖,再加一些五香粉拌匀做成馅。拿出事先切好的豆皮,将馅儿放在豆皮的一端,整匀,和着馅儿慢慢卷起,末了,再沾点地瓜粉泡的水,以防油炸时散开。

接下来就是炸五香了,这是我和姐的最爱。两人围在灶边,看着父亲将五香卷放入热油中,用小火炸,不停地用筷子轻轻地给五香卷翻身,等炸至金黄,父亲就会将五香一条一条捞起,放在灶台边的盘子上,这时和着洋葱五香肉的酥香弥漫在厨房的每一个角落。父亲用眼睛扫了一下我们这群围观的馋猫,不紧不慢地说:“囡仔,来尝尝老爸的手艺。”姐总是第一个不客气,看着她吃得满嘴流油,我的口水都流了一地。记忆中的过年就是期待着吃上这梦寐以求的美味。

临近年关,本地芥菜大量上市,父亲都会买上几十公斤,先将芥菜放在通风处晾干水分,再把芥菜铺在地板上,然后在芥菜上面洒上粗盐,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轮流上去踩芥菜,一遍一遍地踩,踩一遍放一遍盐,你来我往,玩得不亦乐乎。等芥菜变色后将芥菜扎成小扎,然后一层一层地铺在陶罐里用盐腌制,坛口用布一圈一圈扎紧,让坛子里的芥菜与空气隔绝。一段时间后,取出来的就是又酸又咸又香金黄色的咸菜了。闽南人家经常拿咸菜与新鲜的猪大肠一起炒,这咸菜也是闽南家庭的主菜,我们俗称它为“觅配母”,吃起来特别爽口开胃。这道菜,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吃到大,不吃都不习惯,现在每逢家庭聚餐都会点这道菜,因为全家人都好这口。

记忆中的过年是家的味道最浓的时候,有人疼有人爱的甜蜜,更有属于我们一家人的舌尖上的记忆,这记忆,即便岁月更迭也难以忘怀。这记忆,纵是时光流转,人世沧桑,也能够温暖我们的琐碎人生。

沙洲旧事

陈振元

在老家古榕下的溪段,清流一分为二,环抱着一座二三亩大的沙洲。远看沙洲,其轮廓隐隐约约如桃蒂朝西,桃尖朝东的半颗毛桃,故而又有“毛桃洲”之称。

毛桃洲左下方是一条狭窄险峻的支流,溪道前后落差大,乱石多,水流如沸水翻滚,水声似夜犬狂吠,声势骇人。若是抬头一看,可见村下古榕长须飘飘,安然慈祥如长者,他居高凝视,颇能安抚人心,于是惊恐的人渐渐心安神宁。

毛桃洲的右下方也是一条支流,不同的是,这条弯弯的溪道如柔和的上弦月,几无落差,水流无声,但因紧贴着高山茂林,潭水色泽浓绿,如绞干沥尽的春草汁,微风轻过,泛起层层涟漪,就像流动的翡翠,美丽极了。

两条支流一刚一柔,一奇一丽,左右环绕着毛桃洲。踩着由碎石铺砌,形如桃蒂的小径,即可上洲。这原本是荒芜之地,散落着一些大小石头,罅隙间荆棘兀立,杂树丛生,茅草飘摇,鸟雀翔集。那时,孩子们最开心的是如小猴子般在大小石头间跳跃、追逐、打闹;还可以捡一些桃核大小的石子,站在高大如屋顶的巨石上,进行投掷比赛,朝着长满野果的藤蔓或杂树上投掷,比谁打得远,打得多。

一年四季,这小洲上的野果是不断的。除了金樱子外,还有野莓、野石榴、野杨梅、野柿子等,更让人惊喜的是,有时还能觅得鸟巢,于是就掏鸟蛋,烤鸟蛋,吃鸟蛋。年纪稍大的,还有把鸟蛋带回家让母鸡孵化的,满心欢喜。

在我上初中后,由于家乡产业转移,腾出田地种茶叶,一些五谷杂粮和瓜果蔬菜的地就要另外开辟了。于是掀起了一股股开荒垦田的浪潮。毛桃洲由于离家不远,又临近水源,也被一些乡亲纳入开垦范围。于是砍竹、弯刀、锄头、铁耙等器具轮番上阵,砍榛莽、割藤草、挖树根,晒干焚烧;留下巨石,而其他石块,都被利用起来,拿来手臂粗细的麻缆、铁钎、木杠、畚箕等器具,或搬或抬或挑或扛,有的垒起田埂,与巨石接壤,有的移到洲边,砌起围墙;还有的到山下挑来泥土,与洲上翻松的沙土混合拌匀,然后以麻竹为水管,从山涧引水入洲,浸湿沙田,在乡亲们的努力下,荒芜的沙洲变成了良田。

在沙洲上究竟种什么合适,当时信息闭塞,周边也没有可以参考的,人们心里没谱。有的乡亲认为,应该在大大小小几十块的沙洲上,杂种植各种作物,以后就选那些质量好,产量高的农作物种植。这提议很好,于是以“桃蒂”到“桃尖”的连接线为中线,左边的沙洲弄成旱田,种上香蕉、火龙果、花生、地瓜、长豆、荷兰豆、萝卜等瓜果蔬菜;右边的则弄成水田,播种水稻。一年过后,发现沙洲因锁不住水分,水稻的产量很低;而旱田里的农作物长势旺,质量好,产量也高。于是,右边的水田也改成旱田了,整座洲都成了瓜果蔬菜的世界了。

秋收一到,乡亲们看着一洲之地瓜果飘香,硕果累累,乐得合不拢嘴。而秋收一过,看着被翻松的沙洲,孩子们乐开怀,这又是一处可以“捡漏”,可以戏耍的乐园了。

后来,有的乡亲又在巨石旁、围墙边种上三角梅、爆竹花,秋冬一来,站在榕树下俯瞰,千白水绿波环绕中,一条条热烈鲜艳的花带随风舞动,似熊熊燃烧的火龙,点燃了沙洲!也点燃了乡亲们丰收的喜悦之情!

家有电话幸福多

刘春耀

现代通信技术发展日新月异,智能手机差不多已经普及了,许多人家早已没有了座机。很难想象,二三十年前的农村,电话是怎样的稀罕物。谁家安装了电话立马成为新闻,在村落里传播开来,机主也觉得忒有面子,全家喜气洋洋,如过节般幸福感爆棚。

记得小时候老师说过:“‘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’便是共产主义。”当时村里的电话屈指可数。除了村委会的一台手摇电话机,就只有几户“吃皇粮”或有海外关系的家庭拥有拨盘电话机。每次路过时,看到(听到)有人在房间里拨打接听电话,我们总会充满好奇地驻足聆听,探头探脑希望一睹究竟,心里在想,如能摸一下电话机甚至拨打接听一回,

该有多好啊!

历史的车轮转到上世纪90年代,随着经济的发展,一些开店做生意的也安装上了电话,这时的电话已经可以直接按键了。不过感觉它们更像是一种摆设,很少看到机主拨打过,偶尔接听也是寥寥几句,讲话声音通常很大,生怕对方或别人听不见。当时安装一部电话机价格不菲,好像要五六千元的样子,话费也很贵,谁也舍不得轻易使用。由于资源稀缺,有限的几部电话几乎都成了左邻右舍的公用电话,当然,主要是接听,亲友有急事会打近邻的电话,近邻就会叫你去接听或代为转达。借用人家电话的,则是小心翼翼地轻拿轻放,用完了连声道谢。大部分机主都不会嫌麻烦,毕竟电话放着不用也是一种浪费,能够收获睦邻友好关系,何乐而不为。

我家是1997年年底才安装的电话。那时我到省城读书,母亲为了方便联系,就催促父亲想办法安装。记得当时安装电话还得排队,有时候要等上好几个月,急着安装的话,得“加急费”。于是父亲多花了200元,东拼西凑了3200元安装了一部红色鲜亮的电话。母亲便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我。那时我们宿舍还没有电话,得楼下门房用广播喊。听到我的名字时,我还以为听错了。直到舍友的提醒,我才兴冲冲地下楼接听。电话里,母亲兴奋地告诉我家的电话号码,叫我有空多打电话回家。从此以后,每个周末的晚上,经常能够听到广播里很浓的福州腔喊道:“316宿舍刘xx电话。”我觉得这个声音宛如天籁,电话多是母亲打来的,父亲比较严

肃木讷,不善于表达。母亲在电话里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,无非是“吃饭没”“还有钱吗”“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,不要舍不得花钱,你爸刚往你卡了打了几百块”……这些重复的平常的话语,对于远在二百多公里之外求学,一学期只回去一次的我来说,很是温馨与动听。家里有了电话,我也去买了一张IC卡,时不时到电话亭打电话回家。电话通常3分钟之内结束,也没扯什么家长里短或校园见闻,通常是报一下平安,但是能不时听到家人的声音,感觉心里很是踏实。

家里有了电话,母亲视若珍宝,没用时用一块布包起来,不时还要擦拭净洁一番。但是,邻居有电话需求时,母亲一点儿也不吝惜。家里的电话自然也成了旮旯里的“传呼电话”,左邻右舍都把我家的电话报给了亲朋好友,不时会有铃声响起,经常不是找我们的。每次母亲总是扯大嗓门呼唤邻居们来接电话;一些比较急的电话,母亲甚至得小跑到菜园田地里叫唤他们。我在家的时候,母亲会把这工作交给我,我也乐此不疲。常年在外读书,难得为乡亲们做点小事,看到他们接听电话时的满足,我的心里面也是雀跃的。邻居们都很是客气,不时会给我们家送来几颗鸡蛋,一把时鲜的蔬菜,杀猪时的一点下脚料,不一而足。

后来,电话机逐渐普及了。不久,无线电话智能手机也用上了,就连老人小孩都有了老人机儿童机,谁也不用替人家“传呼”电话了。但是刚拥有电话时的喜悦与幸福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

探问

黄小辉

近两年来,除了特别的事外,我习惯了在清晨时早早地起了床,温一壶茶,一边品茶、一边看书,甚感惬意,逍遥自在。

今早,同样的场景,却被一场没完没了的探问,弄得我心烦意乱,在断断续续、极尽礼貌地回复了近两个小时后,我终于不愿再有下文,按下了暂停键,美好的心情被撕扯成众多的碎片。我向来不喜欢探问别人的生活,正如我讨厌这种没完没了地对我的探问,何况,我们之间并不熟悉!

我喜欢那种真诚相待的朋友,早上的这位探问者,在我们初识时,便让我另眼相看,那时,我们都戴着口罩,看不清彼此的真实面目,她主动问我,是否有写文章?是否有发表过?我说有的,她就来了劲,问我哪发表?投稿邮箱?我如实回复,心无杂念,探问完后,我礼貌地反问她是否有发表?她说有,在她们单位,具体没下文了,口罩上的眼神有种神秘感,我知道她没有我的以诚相待,在她以后对我的探问中,我一样有问必答,但是,我渐渐地感觉到了探问过程中的功利性,这点可以理解,只是我并不喜欢,我对文学的爱好,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!

我有一位好友,我们是在练习拉丁舞时相识的,平时交谈中,我们都没探问各自的生活。有次,她邀请我到她的家里,我在她的卫生间,发现了单套的洗漱用具,心里一阵涌动,明白了些许含意,但我一样保留我不探问的好习惯。后来,她主动向我讲述了她先生发生车祸、离她而去的悲伤往事,那种怀念和伤痛,是那样地刻骨铭心。就这样,我们真诚地互相安慰,互相鼓励,情谊进一步加深,成为掏心窝的闺蜜。然而,在某次的喝茶闲聊中,一位好事的朋友,却貌似关心地对她的生活一探到底,并把她的生活当成对外传播的第一手资料,让人情何以堪?

某位友人,以关心的名义,周而复始地探问我的年龄、家庭收入、家庭成员状况等,或许是记忆力差的原因吧,每回碰见了,老调重弹,令人不胜其烦,终于在某一天,我不再客气,拒绝这种挖掘式的关心探问,那一刻,友人有些诧异,而我,感觉到了无比的轻松和自我保护的欣慰!

有道是,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,然而,在日常的生活中,我们哪有那么多的战场呢?探问别人的生活,并且打破砂锅问到底,我认为是不够文明的体现!毕竟,我们不是站在法庭上接受法官的审问!

君子之交淡如水,我想,朋友之间,给彼此保留一份自己的生活,不乏为一种融洽的交情,当然,当朋友已成为知己时,用不着探问,我们已可敞开心扉,畅所欲言了,只是,这种交谈是轻松的,让人愉快的!

黎明(外一章)

曾剑青

故乡在黎明中醒来,晨光朦胧迷离,鸟鸣啾啾有韵;故乡在黎明中醒来,翠叶娇嫩欲滴,路灯脉脉含情;故乡在黎明中醒来,我也在故乡的召唤下醒来。

所有一切就像一首诗,雀跃生命的枝头,这里有雄鸡的鸣唱,这里有汹涌波涛的澎湃,这里有车水马龙的喧嚣,这里有浓浓的人间烟火。

当我再一次迷失在茫茫尘世途中,黎明携来清晨阳光,携来无限希望,一次又一次地将我唤醒,它祖母般温柔的胸膛,给我温度的暖,深沉的爱。

即使我已是疲惫不堪,故乡也将用稀粥的软绵与喷香,滋养着我受伤的心灵;即使我已是伤痕累累,故乡也会舒展有力双臂,托爱着拥我入怀。

回首翘望,初心启航的彼岸依然清晰如昨,我的脚步变得更加坚定,铿锵而稳重。每一次黎明悄然来临,都是由暗到明的辗转,都是由死到生的涅槃。

有时我奔跑在自己的前面,不曾停歇;有时我落在时间的后面,大步迎上。奔跑在我黑白交织的时光轮回里,奔跑是挺进的平平仄仄,是前行的磕磕碰碰,是追逐的忙忙碌碌。

当黑夜远去,黎明又来,我站在流水的端头,像孔子一样诘问流水,你为何如此匆匆?你的匆匆让我看见了时光远去的脚步,时光远去的背影。

当又有一个黎明到来,我在岸上,我在岸上的两旁看见硕果累累,激动的泪水盈满了秋的脸庞。

雪地歌声

西风瑟瑟,我们手拉手,雪花还在飞,不因为地上已拥有了足够的雪被,一层一层的,远处舞台的中央一抹红点,是那么鲜明地跃动着,吸引着我们的步伐和寻求的目光,自觉不自觉地。

一阵歌声传来,许是更为热情的邀请,像春天在我们心中成长,洋溢青春笑容的脸庞,如花绽放,激扬的歌声插上翅膀,高飞于冬的天空之上,挑逗着十二月的风雪,曼妙的舞姿,昂扬的歌声,牵引着一双双的眼睛,伫立、观看、欣赏……

当主持人说,下一个节目将送给大家新年的祝福时,我心里一阵感动与兴奋掠过,从那一刻起,我爱上了,在冬里歌唱。

雪中我们继续前行,村庄夜迎着雪花,默默地任其梳妆打扮,羔羊一般的温顺,迎春的脚步近了,洁白的世界大红灯笼高高挂起,鞭炮声声,谱写着幸福乡村的美丽之歌,阳光弥漫开来,温暖无限,携来吉祥多多,孩子们的追逐声,嬉戏声,将我童年的记忆唤醒,雪地里的童话,一辈辈的讲述,一代代的演绎,新年的气息浓得化不开,天地间期待着春的到来,相信所有的美好相遇多会如花绽放。